



(新故事)

考 新 娘



内 容 提 要

这本书收辑了七篇新故事。《风雨蛤蟆岭》赞扬了老工人顶着风雨，冒着危险，维护阶级弟兄生命安全和生产安全的高尚风格。《两件棉袄》歌颂了农村中的一切从集体利益出发，废寝忘食、因公忘私的新英雄人物，表现了阶级兄弟之间的深情厚意。

《葫芦院里的喜剧》通过家庭矛盾，反映了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批判了个人主义思想。《考新娘》和《相亲记》写的是男女民兵练武、比武、恋爱、结婚的故事。《新女婿》塑造了勤劳、朴实、关心生产、热爱社会主义建设、勇于打破旧习俗的新型农民形象。《老小会计》刻画了一个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的老会计的动人形象。

这些故事生动活泼，形象鲜明，通俗易懂，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目 次

- | | | |
|---------|---------|------|
| 风雨蛤蟆岭 | 秦振中 | (1) |
| 两件棉袄 | 王之干 | (13) |
| 葫芦院里的喜剧 | 杨文彬 | (25) |
| 考新娘 | 连如恩 肖 驰 | (41) |
| 相亲记 | 董道圣 | (56) |
| 新女婿 | 申文凡 | (71) |
| 老小会计 | 杨文彬 | (86) |

风 雨 蛤 蟆 岭

秦振中

故事发生在全局的输变电总管辖单位：线路工区。

主任办公室里，坐满了一屋子人，有工长、队长、工程师、技术员和安全检查员。这是线路工区党支部书记兼工区主任田力有召开的工作汇报会议。现在正是外线专责技术员高谦，汇报今年防雷工作的进展和检查情况，当他谈到今年的防雷工作进行得如何顺利，安装质量如何高的时候，“呼！”办公室的门被人打开了。人们不由一愣，视线全部集中在门口。只见从门外“嗖”的一下，闯进一个彪形大汉，生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挺立在办公室

的当中，满面怒容地说道：“你们都在这里，省得我一个一个地去找你们了！”大家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候田主任站起来说道：

“赵师傅，有什么事？慢慢地说。”

赵师傅是线路工区的外线组长，是个八级老工人，名叫赵倔强，虽然他已年近五十了，他的脾气却还象他的名字一样倔强，遇事不对就暴跳如雷，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赵三炮”。

赵师傅这几天得了重感冒，在家休息。今天一早听他儿子赵连说，这几天高技术员领导他们把今年所有的管型避雷器的外部放电间隙，由过去的十公分改为十五公分了。赵师傅一听，大吃一惊，十分焦急地说：“这简直是胡闹！管型避雷器十公分的放电间隙，是我们这个地区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哪能随意的改变！放电间隙改

大之后，在雷雨季节避雷器失去作用，雷电电流闯入变电站，烧坏设备，造成全部停电，影响煤的产量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严重地威胁井下工人兄弟的生命安全！这怎么能行呢？得马上改回来。”赵师傅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病，扯起一件破棉袄披在身上，便向线路工区赶来。哪知赶到工区时，正好赶上工区主任在召开干部会议，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又犯了炮筒子脾气，来得太鲁莽了。连忙向大家做了一个认错的动作，找了一个空座位，便在田主任的对面坐下来。他掏出一支香烟，点燃吸了一口，把声调放得平和了一些，说：“今年管型避雷器的外部放电间隙，由十公分改为十五公分是谁的主意？”

技术员高谦说：“这是推广北京和太原地区的先进经验，管型避雷器外部放电间隙十五公分，动作百分之百的正确，同

时減少了誤動作，这是有經驗作根據的。”

赵师傅说：“别的先进经验都可以推广，唯有这条先进经验在咱们这儿推广不得！”

“为什么呢？”高谦不解地问。

赵师傅为了不使自己发火，从口袋里掏出烟嘴，将半截烟装在烟嘴上，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说：“为什么？十公分的外部放电间隙，是我们这个地区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向来动作百分之百的正确，很少发生誤动作，为什么要改呢？”

高谦抢着说道：“赵师傅，你这是保守！我在太原学习了三四个月的防雷，文献上写得清清楚楚，十五公分……”

赵师傅一听说他保守，不由得冒火了，一下站起来，说：“你说我保守事小，可整个矿山发生問題，就事大了。你们想过沒有？如果放电间隙改大了，到雷雨季节

避雷器失去作用，雷电电流闯入变电站，烧坏设备，影响煤炭产量怎么办？更重要的是威胁着千万个矿工兄弟的安全。你们改成十五公分，这就好象给矿山安上了一颗定时炸弹！”

赵师傅这一番炮弹似的话，说得大家目瞪口呆，无言答对。就连支持高谦的工程师们，也无言辩解。赵师傅扫视了大家一眼，见无人说话，便换了另一种口气说：“推广先进经验，我并不反对，但是，先进经验拿到咱这地区，得有一个试验阶段呀！”

高谦还不服气地争辩道：“人家太原运行和试验了多年了，难道……”

赵师傅说：“太原是太原，我们和太原的气候不一样，海拔高度不一样，气压大小不一样，气候的变化不一样，雷电的活动也就不一样。我的意见是，今年管型

避雷器的外部放电间隙，还是不动，赶紧改回来。眼下已经进入雷雨季了，不赶紧改回来要出危险。太原的先进经验，可以在蛤蟆岭那组最高点的避雷器上做试验。大家看是否可以？”

田主任见赵师傅的话句句在理，便带有自我批评的意味说：“这事全怪我，事先没有找老工人研究研究，犯了主观主义。我同意赵师傅的意见，把蛤蟆岭那组避雷器做为试验避雷器，其余的必须在三五天内赶紧改回来。目前已经进入雷雨季了，我们这里已经响过了第一声春雷，这是刻不容缓的事，必须马上行动！由工程师安排停电，由赵师傅和高谦负责施工！”

第二天，这里又响起了第二声春雷，一场紧张的战斗开始了！

四月二十八日，红日当头，天气闷热，没有一丝儿风，树叶都被晒得翻卷过来。

赵师傅领着一帮外线的小伙子们，在烈日的蒸炙下，经过一连几天紧张的劳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所有改装管型避雷器的工作，胜利地结束了。在收工会上，赵师傅说：“小伙子们，我们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提前两天完成了改装八十二组管型避雷器的艰巨任务！可是，我们不能有半点儿松劲，有一场更紧张的战斗在等着我们！”他摸了摸腰说：“今天夜里有一场大雨，同志们要在线路工区过夜，听候指挥，待命出发！”大家看了看天空，一个个不由得乐了。赵师傅说：“你们不要乐，别看现在是晴空碧野，万里无云，今天夜里一定有雨，我的腰已经下了通知。”原来赵师傅在东北给日本鬼子干外线时，由于饥饿和寒冷，支持不住，曾从杆塔上摔下来，腰部受了严重的创伤，所以天气一有变化，他这腰便预先得知了。

吃过晚饭，赵师傅的腰，疼得更难受了，他知道大雨就要来了。但他不放心蛤蟆岭那组避雷器，因为间隙改成十五公分后，能不能动作还是个问号。这需要在雨夜进行观察。他强忍着腰疼，拿起一件雨衣和一个四节手电筒，又到组里背了携带式电话机和一根高压绝缘林克棒，便向蛤蟆岭进发。

此刻天气还是很闷热，赵师傅走上了个小山包的时候，浑身汗水湿透了。突然，“唰！”一道蓝光，在他的眼前闪过，向黑洞洞的远方飞去，是打闪吗？他侧耳细听，并不闻雷声。他向着发光处迅速地走去，当他走到五十七号杆塔时，“唰！”又是一道蓝光，照得满山遍野如同白天，啊！电弧！赵师傅用手电照着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发现绝缘子破裂。他马上挂电话向调度室汇报了这一情况，就快步向蛤蟆岭

奔去。当他来到蛤蟆岭的山脚下时，山风陡起，再抬头看天空，已是乌云密布，四野黑沉沉的了。赵师傅摸了摸腰，一点也不疼了，他说了一声：“不好，雷雨马上就要到来了！”话音刚落，天空划过一道电闪，紧跟着是轰隆隆一声雷鸣，瓢泼大雨，嘩的一下，倾泻直倒。赵师傅象只灵敏的燕子，穿风过雨，敏捷地向蛤蟆岭飞去。

赵师傅爬到蛤蟆岭的最高峰，已是闪电不断，雷声不绝，此刻九号线路连同赵师傅，完全处在雷电的包围之中，十分危险！赵师傅此时一点也沒有想到个人的安危，他所想的是六号变电站和九号线路的安全运行以及井下千百个矿工兄弟的安全。所以他不顾一切危险，用高压绝缘林克棒，接好了携带式电话机，接通了电话，他大声说道：“是六号变电站吗？我是赵佩

强，现在你们马上倒六号线路运行！不然九号线路一落雷，就会造成你们变电站的全部停电！情况紧急，谁也不用汇报，马上倒六号线路运行！”赵师傅命令式地说。停了一会，直到传来了倒运行完毕的回答，赵师傅又搖了另一个电话信号：“五号变电站？你们将九号线路停下来……什么？谁也不要汇报，情况万分紧急！九号线路马上停下来。”电话里传来了值班员坚决执行命令的回答，他才放心地放下电话。

六号变电站已脱离全部停电的危险了，赵师傅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借着电光，他举目看了看蛤蟆岭的四周，那熟悉的山山岭岭，全被雨幕遮住，川川沟沟的雨水，全都汇集到蛤蟆岭的深涧，向远方流去。电闪雷鸣，此起彼伏，只见九号线上出现了两条火龙，张牙舞爪向蛤蟆岭扑来！他仔细地观察着避雷器：沒有动作！

不由得嚷起来：“十五公分！十五公分！根本不行呵！”紧接着又有三条火龙顺线路向蛤蟆岭扑来！几秒钟后，只听得咔嚓一声巨响，立时分散成数十个火球，飞向山岩，发出了连绵不断的巨响，引起了山谷间长时间的回音。赵师傅再一看九号线，不好，线被击断了！他忙摇通了调度室的电话，耳机里传来了田主任的声音，他大声报告道：“我是赵倔强，蛤蟆岭九号线被雷击断，请迅速派人抢修！还有，来时要绕山而来，小心山水！好！我等你们。”赵师傅放下电话，爬在蛤蟆岭上，仔细的观察着雷电的活动。

一个小时以后，风停了，雨止了，乌云擦着头顶向东北飞驶，不时还有残雷轰鸣！这时蛤蟆岭的山脚下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工人们喊着向蛤蟆岭爬上来。

这时，天空乌云已经飞散，头顶上已

经露出了星光，赵师傅那高大的身躯，挺立在蛤蟆岭上，象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田主任领头爬上山岭，紧握着赵师傅那冰凉的双手，久久没有松开。赵师傅拉着田主任来到七十五号杆塔下，指着上边的避雷器说：“看！十五公分根本就不动作！毛主席告诉我们，先进经验要和实际情况相结合呵！”

两件棉袄

王之干

葵花心儿朝太阳，
贫下中农心向党，
两件棉袄一颗心，
阶级深情似海洋。

四句快板道罢，引出一个故事来。事情是一九六四年在山西文水龙泉大队发生的。说起龙泉，旧社会是“村东草长蛤蟆闹，村西旱得龙王叫，南北涧河滚石头，靠村老碱长白毛”的村子。财主们把穷人的骨髓都快吸干了，沙巴烂碱地养不活劳动人民，他们只好人背驴驮四乡卖煤糊口。因此，文水一带流传着“龙泉村，半村牲口半村人”的说法。我们故事的主人

公，龙泉大队贫下中农代表白明儿，今年三十七啦。他九岁时爹贫病交加死去，母亲无法生活，忍痛把七岁的弟弟卖了七十块钱，六十块买了头小毛驴，让明儿跟着舅舅赶驴儿卖煤。一个九岁的孩子卖煤咋能养活了三口人呀，妈又把刚满八岁的大弟雇给峪道河的地主放羊。明儿没明没黑地小鞭杆敲着驴屁股，头顶煤口袋，一把泪一把糠地苦熬日月。

解放了，龙泉贫下中农和全国的阶级兄弟一样，生活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一九六四年十月初间，白明儿披着孩子的棉袄铡秆沤肥。正往场上走，他老婆看见了，问：“不穿你的，咋穿孩子的袄？”明儿说：“我的丢了。”老婆追问：“啥时丢的？”明儿说：“给大队买马丢的。”老婆的嘴动了动，还想说什么，可没有说出来。